

鬼神、疾病与环境:唐代厕神传说的另类解读

胡梧挺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盛行于中古时期的“厕神”传说故事,在唐代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另类”面貌,“厕神”成了时人观念中死亡与疾病的象征。这种观念的发展变化源于唐人对厕所、鬼神、疾病三者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认识。

关键词:厕神;厕所;鬼神;疾病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0)07-0148-04

厕神,顾名思义,即是指出没于厕所之中的鬼神^①。在鬼神观念与信仰十分盛行的中古时期,人们的头脑中充斥着各种关于鬼神精怪的观念,对时人而言,鬼神精怪几乎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人们对这一由“非人”的鬼神精怪构成的世界感到十分地恐惧,厕神传说便是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土壤中产生的。

目前所见关于“厕神”的研究论文,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将“紫姑”作为厕神研究的重点,从神话学、民俗学等角度来揭示其意义;二是从古代农业生产、妇女地位等角度研究“紫姑”这一厕神信仰的内在真意^②。

上述的研究虽然都为理解厕神传说的意义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然而,这些成果同时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对“厕神”传说的研究焦点始终放在“紫姑神”上面,而对于除此之外的唐代“另类”厕神形象与传说却缺乏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二是对“厕神”传说背后折射出的古人卫生与疾病观念,以及中古时期厕所作为与疾病有关的污秽场所之特殊意义等关键问题少有触及。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前人所未略,系统地讨论唐代的厕神传说及由此引出的相关问题。

一、“见君莫不致死”——唐代厕神形象再认识

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厕神传说中,厕神是以凶神恶煞的面目出现,这与“紫姑”等传说中的厕神形象截然不同,可以将之视为厕神传说的“另类”版本。检诸典籍,我们发现这类关于厕神另类形象的传说屡见不鲜,以下主要就唐人典籍中所见厕神“恶神”形象的传说故事做一番梳理。

牛肃《纪闻》记载了如下几则故事:

宣城太守刁绅,本以武进,初为玉门军使,有厕神形见外廐,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内,绅时不在,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如是数日,绅归,祭以祈福,厕神乃灭。^[1](卷333“刁绅”条,p2649)]

又:吴郡陆望寄居河内,表弟王升与望居相近,晨谒,望行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忽见两手据厕,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黧,直视于升,惧而走,见望,言之,望曰:“吾闻见厕神无不立死,汝其勉之。”升意大恶,及还即死。^[1](卷333“王升”条,p2649)]

又: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美而妬。无有疾,将如厕……无有至厕,于垣穴中,见人背坐,色黑且壮……顷之,此人回顾,深目巨鼻,虎口鸟爪……无有恐,先

①本文将这些古代民间信仰世界中的天神、地祇、人鬼、物魅等各种超自然的存在统称为“鬼神”。

②相关论文有黄石《“迎紫姑”之史的考察》,收入《黄石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03-321页;巫瑞书《“迎紫姑”风俗的流变及其文化思考》,《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第28-35页。

收稿日期:2010-06-12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5JJD770121

作者简介:胡梧挺(198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主要从事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研究。

告其妻……妇犹不信,乃同观之。无有坐厕,怪又见,夺余一鞋,咀之,妻恐,扶无有还……无有请巫解奏,鬼复谓巫:“王主簿禄尽,余百日寿,不速归,死于此。”无有遂归乡,如期而卒。^{[1](卷333“王无有”条,p2648)}

在上述三则关于厕神的传说故事中,对“厕神”形象的记述不尽相同,一说“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一说“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黝黯”;一说“深目巨鼻,虎口乌爪”,都强调了厕神面目可憎,并认为厕神出现预示着与之遭遇之人的死亡。由此可见厕神的恐怖形象是与死亡相关联的。不过,这些故事只是厕神“另类”传说的版本之一,与之相比,下引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一段记载则对“厕神”的描述更为详细: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僮仆无从者。忽见蓬头青衣者,长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又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常闻人若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将以君故相害耶?……”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矣。”方义至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书门人王直温者,居同里,久于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2](卷3“钱方义”条,p180)}

故事中,钱方义夜间如厕遇怪,脱口而出“君非郭登耶”,明确提到了厕神名叫“郭登”。并且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厕神的活动规律与致人死病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此处的“郭登”传说和前述唐人有关厕神恐怖印象的材料联系起来,就大致能够勾勒出唐人在思想观念中对于“厕神”的认识:首先,关于“厕神”的形貌,或认为形如猪怪,或以为“蓬头青衣”,尽管说法不尽相同,然而皆是面目狰狞的恐怖形象,其次,唐人对于遇到厕神的后果也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撞见厕神是一种不幸,“见厕神无不立死”、“见君莫不致死”、“人见即死,见人即病”等等描写都说明,在时人心中,厕神是象征疾病与死亡的鬼神。

二、鬼神、疾病与厕——中古时期对厕的认识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大致了解了唐人对以“郭登”为代表的厕中神怪的基本印象——恐怖、象征死亡。而上文的讨论也自然引出了如下两个问题:(一)为什么故事中的这类害人的鬼神会出现在厕所之中?(二)厕中鬼神是如何置人于死地的?

若要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唐人的观念中,为什么有些场所会有鬼神出没?关于这一点,下述《旧五代史》中的记载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洛阳大内宏敞,宫宇深邃,宦官阿意顺旨,以希恩宠,声言宫中夜见鬼物,不谋同辞。庄宗骇异其事,且问其故。宦者曰:“见本朝长安大内,六宫嫔御,殆及万人,椒房兰室,无不充牣。今宫室大半空闲,鬼神尚幽,亦无所怪。”由是景进、王允平等于诸道采择宫人,不择良贱,内之宫掖。^{[3](卷57,p766)}

宦官为了顺应庄宗的意旨,妄说宫中有鬼物出没,这虽然是出于宦官们的编造,但他们回答庄宗疑问时所依据的解释“今宫室大半空闲,鬼神尚幽,亦无所怪”,则代表了时人的一般看法。这说明,在时人的观念中,空寂、无人居住的宅邸或室屋极易成为鬼神精魅等物出没、栖居的场所,此即所谓“鬼神尚幽”的真实含义。由这条史料提供的线索来看,唐代以后,人们所认为的日常生活场所中鬼神出没的原因主要是:原本正常的宅院或场所由于长期空闲或无人居住,环境幽僻,于是,成为鬼神喜爱的栖居场所,或为鬼神的进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招致鬼神出没、活动。那么,唐人观念中的厕所是否属于上述的这类场所呢?

首先,在中古时期,厕所作为人们每日排泄粪尿的场所,被视为“至秽之处”,故又被称为“溷”^{[4](卷5)}。为了去除污秽,如厕后还须净手,如佛教文献《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教导僧人如厕后须“手净摩洗。”不但如此,还要“随手方便把瓶,当七度用水洗净,若不净,不合坐卧僧床席。”^{[5](第45册,p872-873)}即所谓“凡如厕,必去上衣,下必浣手。”^{[6](卷3“训学斋规”,p5678)}基于对厕所污秽性的认识,人们虽不得不出入厕所,但除了必要的排泄活动以外,都不会在这样肮脏的地方多作逗留;而也是因为其污秽性,厕所在家居布局中又常常位于屋后或宅院后等相对幽静偏僻的角落,以避其污秽,如《北史》中便有记载:“(隋文)帝……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去此不远……我为患利,不脱衣卧,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7](卷71,p2461)}文帝患痢疾,为了如厕方便,所以晚上住在离厕所较近的后房。而《太平广记》亦载:“客遂如厕。厕与令宅,唯隔一墙。客于厕室,闻宰妻问曰:‘公有何客,经于十日不入?’”^{[8](卷195“义侠”条,p1466)}故事中的客被县令安顿在厅事中居住,而县厅的厕所与县令的内宅只有一墙之隔,当他如厕时竟能听到县令与妻子在后宅的对话。可见,当时厕所的位置在整个建筑布局中处于靠近房后的偏僻位置。正是由于厕所地处偏僻,人迹罕至,因而比较具有隐蔽性,常被时人作为暂时避乱的避难所,当劫难逼近家宅而急需躲藏时,人们最先想到的地方就是厕所,如《北齐书·陈元康传》:“杨愔狼狈走出,季舒逃匿于厕。”^{[9](卷24,p345)}又《南史》卷51:“正则败,逃于厕。”^{[10](卷51,p1283)}又《新唐书·王遂传》:“(王)遂方燕,弁率其党挟兵进,遂惊,匿厕下”^{[11](卷116,p4227)}这些事例都表明了厕所具有隐蔽性的特征。

另外,在时人的观念中,厕所具有的特殊构造——厕坑口似乎也为鬼神的出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下

面的这则故事就给我们勾勒了一条厕中鬼神出没的路线：

彭城刘刺史……妻王氏……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鉤，食煎饼。厨在西厢。小童矜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矜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擢发灸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缁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1](卷366“矜儿”条，p2907)]

按矜儿被鬼神侵害之后，鬼物遗留的痕迹（“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暗示邪祟来自厕中，从这里提供的线索可见，在时人的观念中，厕坑口是厕中鬼神出入溷中的重要孔道。

由中古厕所的上述特点可知：厕所属于幽静偏僻的环境，以时人“鬼神尚幽”的观念来看，厕所这样幽僻的环境正是鬼神所喜爱的；同时，厕所的厕坑口也为鬼神提供了一条侵害人的便捷通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厘清了唐人观念中厕所与鬼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基本上有了答案。那么，对于第二个问题又该如何解答呢？

对此，也许“郭登”的故事本身就能给我们答案。故事中提到的钱方义遇厕神之后出现的不适反应——“闷绝欲倒”，以及郭登所说“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的说法，以及钱方义服用麝香、犀角等药物来抑制不适感的行为等等，似乎在暗示我们厕中鬼神对人的戕害与某些疾病有密切关系，即人一旦在厕所中遭遇鬼神就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进而出现不适症状，甚至是死亡。这也就是说，致人疾病就是厕中鬼神害人的主要手段，那么，厕所与疾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首先，在中古时期，厕所被视作“寒气”汇聚的场所。据唐宋本草医籍记载，尿与尿属阴寒之物，如《证类本草》记载：“人尿，寒。”又引《日华子本草》：“粪清，冷。”^[11](卷15，p433)]又记载“人溺”：“疗寒热头疼，温气。”下引《日华子本草》：“小便，凉。”^[11](卷15，p433)]《本草拾遗》亦载：“人溺，寒。”^[12](卷9，p396)]《本草衍义》也认为：“人溺……性寒。”^[11](卷15，p434)]中古医药典籍已认定人的粪、尿是性质寒冷之物，所以用其治疗“热症”。正因为尿尿具有阴寒属性，所以作为尿尿集中之所的厕所自然也被视为寒气汇聚的场所，而寒气又能导致疾病；同时，由于厕所的厕坑口与外界相连通，并且在如厕时正对着人体的下部，这就给外界邪气侵入人体提供了方便。因此，中古医家时常提醒人们在如厕时一定要注意防止风冷之气通过厕坑口侵入人体，如《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或便利于悬厕之上，风从下入，便成十二痼疾。”^[13](卷2，p31)]又载：

“妇人产后百日以来……特忌上厕便利，宜室中盆上佳。”^[13](卷3，p50)]又《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妇人“产后将护法”：“满月之内，尤忌……上厕便溺。”^[14](卷9，p259)]《仁斋直指》卷四：“久痢登厕，风冷入于肠胃，以致两脚削小成鼓槌风，而痢又不止”^[15](卷4，p169)]由此可见，如厕时，风冷之气可能通过厕口进入脏腑和下肢，侵害人体，造成疾病困扰。

其次，厕所中的一些陈设物品可以治疗某些由“鬼神”导致的疾病。《本草拾遗》中有关于“古厕木”和“厕筹”的记载：“主鬼魅传尸、温疫、魍魉神等。取木以太岁所在日时，当户烧熏之。又熏杖疮，冷风不入，以木于疮上熏之。厕筹……于床下烧取热气彻上，亦主中恶鬼气。”^[12](卷4，p159)]厕木是被安置于厕坑之上用于登厕的木，厕筹则是大便后拭秽用的木条，二者都是厕所中的相关物品，而中古医家则用其治疗与鬼神有关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古医家的这种做法？对此，南朝医家徐嗣伯应用死人枕疗病的事迹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徐）嗣伯字叔绍^①……王晏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投之，魂气飞越，不得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虺者久虺也，医疗既僻，虺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遣，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钩之，故用死人枕也。气因枕去，故令埋于冢间也。”^[19](卷32，p840)]

这里所说的“死人枕”是指坟墓中陪葬用的枕，徐嗣伯在治疗三种不同的疾病时都使用了“死人枕”，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这三种疑难疾病都是由鬼邪之气所导致的，因而普通药物无法起作用，需要某种“鬼物”或“邪物”来驱逐致病的“鬼气”或“邪气”，而“死人枕”正属这种鬼邪之物。因此，医家用“死人枕”等物品治病，是将之作为鬼物、邪物来看待的，而这些物品之所以被视为鬼神邪物，就是因为它们都出自坟墓这种有鬼神活动的场所。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中古医家在治疗“鬼气”有关疾病时，其做法就是用具有鬼邪之气的物品来“以邪攻邪”，而这类物品则往往是来自鬼神经常出没的场所，如坟墓、厕所等，同理，医家用古厕木、厕筹等取自厕所中的物品来治疗“中恶鬼气”，也正是将之作为鬼物来使用的。因此，在中古医家的观念之中，厕所这类场所，因其与鬼神的密切相关，使得其中的相关物品也具有了鬼邪的属性，成为能治疗“鬼神之病”^②的良药，进而，厕所也就与这类鬼神疾病发生了联系。

综上所述，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古时期，以厕所为媒

①《太平广记》卷218《徐嗣伯》作“字德绍”，见第1667页。

②“鬼神之病”即是指与鬼神作祟有关的疾病，李建民先生统称之为“祟病”，见李建民《“祟病”与场所》，第176页。

介,鬼神-厕所-疾病三者构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厕所因其结构及位置上的特殊性,被视为鬼神栖居、出没的场所;而作为粪尿集中的污秽之所,厕所又成为时人观念中可能导致疾病的环境之一。换言之,厕所既是鬼神活动的“乐园”,又是滋生疾病的“温床”。

至此,我们也就大致能够理解唐代厕所恐怖传说产生的原因了:既然厕所是与鬼神邪祟、疾病等都有着密切关系的场所,那么,基于对疾病和鬼神本身的恐惧,厕所在唐人观念中也就成了凶神恶煞们活跃的舞台。

三、结论

那么,这样一幅由环境(场所)、疾病、鬼神等元素勾勒而成的图景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汉唐医家的话语中,造成疾病的原因常被认为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脱干系,而这里所谓“环境”可以进一步将之

参考文献:

- [1] 李昉.太平广记[Z].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 李复言.续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 刘熙,毕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影印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 [5] 道宣.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诸宗部二)[Z].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
- [6] 朱熹.朱熹遗集[M].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7]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细划为“大环境”与“小环境”,前者是指范围广阔并且与人相关的地域与自然环境;后者则是指人们日常生活的居处环境(场所)。相比“大环境”,由于人们常常浸淫于“小环境”之中,所以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就更为直接和密切,本文所讨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小环境”——厕所及其在疾病与医疗上的重要意象。

从鬼神与疾病关系的角度来看,在中古观念中,鬼神对人的戕害常常表现为某些病理性的反应;而许多疾病的病因也往往被归诸鬼神作祟^①。相关研究表明,这类“鬼神之病”(或称“祟病”)在传统医家的论述中总是与某些场所有关^{[10]、[22]},即这些场所为鬼神致人疾病提供了媒介。本文讨论的厕所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场所,正是由于民间信仰对鬼神特征的想象与厕所在环境上的特点(寂静、人迹罕至等等)相契合,才使得厕所成为人们心目中鬼神出没的所在。

- [9]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唐慎微.证类本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 [12] 尚志钧.本草拾遗释[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 [13]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14] 太平惠民和剂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 [15]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16] 李建民.“祟病”与场所[A].旅行者的史学——中国医学史的旅行[M].台湾:允晨文化,2009.

[责任编辑:黄晓伟]

[责任校对:阳玉平]

(上接第137页)社会是以无能无才之辈为中心的男性社会,而这样的男性社会只能使财富和权力沦为淫逸、享乐、奢侈的奴隶。家长制泯灭了占人口总数约为一半的女人尤其是才女们的才能,助长了无能无才之男人的享乐主义,又怎能不将祖宗的家业败落干净呢!男权主义是家族衰败的幕后操纵者。男权主义使家长制累积腐朽和落后。

男权主义是社会政治悲剧的总导演。世袭制是清朝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与配置制度。如同家长制排斥

参考文献:

- [1] 张小莉.男权社会中的“替罪羊”[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43-45.
- [2] 张伯娟.论《红楼梦》悲剧人物形象[J].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8,(4):43-45.
- [3] 轩宗武.《红楼梦》中披露出来的腐朽“八旗遗风”[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60-65.
- [4] 杜娟.《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母性原型探迹[J].河南教育

家族中才女们一样,世袭制排斥有才能的男人们。世袭制根据出身分配权力资源,而不是根据能力配置权力资源,这就使得愚人、蠢人与庸才、奴才有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阻碍了能力本位的社会流动机制的产生。《红楼梦》中贾赦、贾政、贾珍等均是世袭制下的权力拥有者,他们的无能、下流、奢侈又怎样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世袭制度是男权主义的守护神,世袭制也是埋葬清朝社会的掘墓人!毫无疑问,男权主义制度是清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7-22.
- [5] 高娓娓.试析《红楼梦》女性主义观念的确立与消解[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139-141.
- [6]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64.
- [7] 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265.

[责任编辑:黄晓伟]

[责任校对:阳玉平]

①这些疾病包括:中恶、卒忤、鬼击、鬼魅、五尸、鬼注等等,其具体名目与证候,详见《诸病源候论》中的相关条目。